

我写我书

开眼看世界

——关于《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

黄克武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重要性不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而在于他对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化的冲击。他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翻译的书刊以及他的文章，促成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启蒙的一位先驱。

他以信达雅的文字所翻译的《天演论》，引入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带来一个崭新的科学宇宙观，并鼓舞国人在竞争的世界中自立自强，“开眼看世界”。他以爱国精神所提出的启蒙目标，所谓西方“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首度标举出“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严复所传播的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了许多少年的心和血”（胡适语）。

除了《天演论》，他又翻译了其他有关政治、经济、法律、逻辑方面的七种著作，这些著作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统称为“严译名著丛刊”，一直到今日，严译著作还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毛泽东在回顾中国民主革命艰难曲折的历程时说：“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无疑是对严复的充分肯定。习近平也十分肯定严复，他在《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序中说：“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严复的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创新的思想，提倡科学教育实践和创造知识渊博的精神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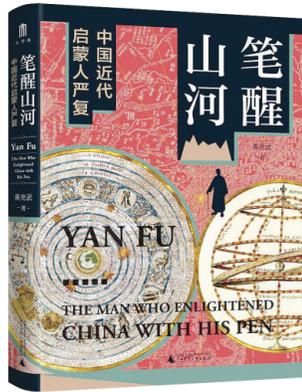
以往中外学界对严复启蒙角色的诠释多受到美国哈佛大学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影响，强调严复对西方富强观念之引介是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动力。本书一方面同意近代中国发愤图强的精神动力受到西方之冲击、启发，另一方面认为中国儒释道的精神力量，如天人关系之体认、经世济民之情怀，以及理想与现实之差距所产生的“困境感”等也不容忽略。从严复的思想之中可以看到，传统因素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受传统视野影响的思想倾向，使他一方面积极地接纳西学，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批判性的观点，企图会通中西而建立独具特色的启蒙蓝图。

本书以“笔醒山河”为名正是凸显他在启蒙方面的原创力与重要性。笔者强调将严复启蒙思想与他所译介的西学结合在一起。他的翻译策略是一方面引西入中，另一方面援中解西，因此严复的启蒙工作可以被定位为在文化自觉的意识下从事中西思想的交融互释。

本书希望能以简洁的文字为一般的读者介绍严复的一生。因此在行文上力求精简，尽量少用引文，也不像正式的学术著作那样加上注释。不过有时为了让读者感受到严复的文字魅力，在适当的地方仍引述他的原话，以增加临场感。全书不分章节，而用三个部分、二十多个主题来描绘严复的一生。此工作挑战性很大，因为严复的文字典雅深奥、思想深邃，带有玄冥冥想的哲学趣味，其内容不是一般读者所容易充分掌握的。他的作品在当时虽轰动一时，然白话文运动之后，一般读者熟悉的文字是胡适、陈独秀所提倡的“白话文”，而不是严复所用的“桐城派古文”，这使得当代读者与严复的著作有一道鸿沟。这一本书就是尝试做一个沟通的工作，将严复的生平与思想，带给当代的读者。

我认为严复虽以翻译而闻名于世，然而他不只是一位介绍西学思想的翻译家，更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

严复的一生虽名声显赫，却并非平安顺遂，而是充满了困顿。笔者在描述他生命的不同阶段时也特别注意他所遭遇到的各种挫折，包括婚姻、家庭、仕宦之途、知识追求、身体健康与心灵深处的各种挑战，以及外界的不同批评。



其中我觉得最让人感到惋惜的是严复在清末民初时被众人奉为启蒙先驱，“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却在思想上逐渐转向保守。至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主导时代的思潮分别是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此时坚持英美自由民主体制与中西结合的严复反而左右为难，落寞以终。经过一百多年革命的狂潮，在改革开放之后，他才再度得到迟来的喝彩，人们认识到“从闽江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他的思想理论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别是他的科学教育救国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福建省严复研究会会长郑重为北大严复铜像揭幕时的致词）。严复所经历的这一段起伏曲折的历史值得我们深思。

（《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黄克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阅人书事

王跃文：阅读是一种人生境界



马珂

王跃文随笔集《喊山应》自年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一直处于同类新书热销榜的前列。无论是长篇小说《国画》《大清相国》还是中篇小说《漫水》、散文随笔集《喊山应》等，王跃文每次出书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我与王跃文相识于二十年前他的《国画》在文坛引起轰动的年代。当时我在北京做文化报纸，文友转来一篇《国画》的评论文章，我编发了在当期报纸上。再过一些时候，王跃文到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签名售书活动，应主办方之邀请，与他在签售会上相识。同为怀化老乡，一聊起来甚是亲切。他比我年长，我称他跃文兄。我从北京回湖南工作后，专程去省作协拜访过他，后来多次在朋友组织的茶局或饭局上碰面。一次在怀化乡友组织的聚会上，我时年五岁的女儿还找服务员要来纸笔，当众在餐桌上给跃文兄画了一幅“肖像”，把他眉心那颗福痣画得粗大饱满，引得同桌爽朗的笑声。

王跃文从不忌讳自己曾是乡下人的身份。他的出生地在溆浦县一个叫漫水的山区农村。在《喊山应》题记的开头，他写道：我家老宅门口是山间平地，尚算开阔；四周却是群峰耸峙，山高涧深。乡下人独自走山路，或在山间劳作，寂寞了，大喊几声，回声随山跌落。王跃文生活在这个封闭的山村，除课本外没有更多的书籍可供阅读。在他儿时的记忆里，最早接触到的是两本残缺的旧书。十来岁的某天，他偶然从大哥的枕头下翻出一本繁体竖排版的《红楼梦》，悄悄读了起来。书中宝玉、黛玉、宝钗的故事让他入迷。另一本是没头没尾的《古希腊神话故事》。书中无边的神法和奇幻让王跃文眼界大开，从此他对阅读产生了兴趣。

真正开始大量读书是在王跃文考入怀化师专以后。图书馆里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尤其喜爱外国文学，从托尔斯泰到巴尔扎克，再从雨果到卡夫卡。几年下来，王跃文几乎读完了学校图书馆的所有外国文学作品。

日益积累的阅读沉淀，促使毕业后踏上工作岗位的王跃文不由自主地提起笔来开始写作。他至今还记得自己首次发表的作品。那是一篇题为《书房记事》的小散文，发表在1989年8月8日的《湖南日报》上。在文学空前繁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王跃文的散文登上《湖南日报》的消息，在他工作的溆浦县迅速传开，使王跃文备受鼓舞。兴致勃勃的他又接连在《湖南日报》发表了三篇散文。“一个不为人们所熟悉的作者，在省级党报的文学副刊上这么频繁地发表作品，在那个时候真的很不容易。”谈起过往，王跃文感触颇深。

那以后，他一边阅读一边创作。三十余年来，陆续出版了四十余部作品。先后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湖南省文学艺术奖等多个奖项，并当选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四月是全民阅读的时节。国际儿童读书日和世界读书日都在春暖花开的四月。王跃文说大量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时，他每天保持三万余字的阅读量。不仅阅读了《清史稿》《清史编年》《清稗类钞》《啸亭杂录》等，甚至连日本人编写的《清俗纪闻》也没遗漏。王跃文感慨地说，作家的艰苦劳动绝非一蹴而就，而是既读又写，穷尽毕生精力耕耘在文字堆里。

有人说，读书是件苦差事。王跃文却把阅读视为人生的境界。在繁重的作协工作之外，阅读和写作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除了阅读和写作，他也没有其他娱乐活动。在日常的家庭开支中，购书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有一次，我们收到一条短信，说我们家在网上购书的数量推进了那家网站的前100名。”王跃文笑称因为爱买书，快递员对他家已经是熟门熟路。

王跃文认为“阅读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养成读书特别是读纸质书的习惯能终身有益。”

悦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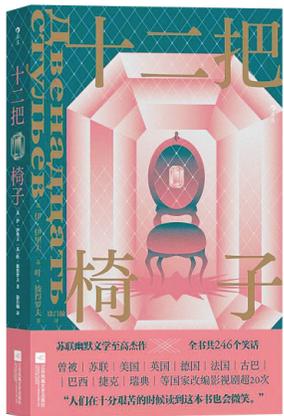


理基础，彰显了70后作家的创作追求、心路历程与文学自信。

该著视野开阔，将“地方性”和“全球化”高度结合起来，充盈着强烈的湖湘土地文化气息，是独特而悠远的文化声音在现代的回响，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性。聂茂力图构建一个广阔而多元的审美场域，将广阔的艺术视野与地域性的美学风格融汇一起，通过个体与时代、传统与现代、现实境遇与精神裂变之间的对话，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经验，为中外读者了解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以及“中国70后一代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填补了整体上考察70后作家和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研究空白。

【《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聂茂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文） Peter Lang 出版（英文）】

起马观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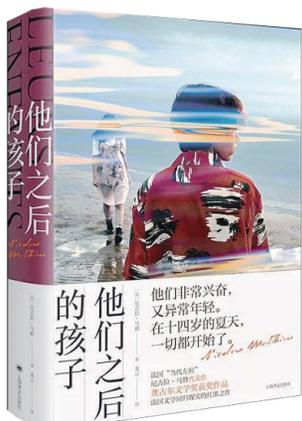


《十二把椅子》

[前苏联]伊·伊利亚·[前苏联]叶·彼得罗夫 著 徐昌翰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十二把椅子》原书一经问世便广受好评，上至当时的苏维埃领袖，下到广大的基层群众，无不交口称赞。出版后共被10多个国家直接改编超20余次，原作魅力可见一斑。

全书内含大量前苏联讽刺幽默题材，长短各异，题材丰富，既有市井八卦，也有政治调侃。前苏联最专业的文学类报刊《文学报》将讽刺幽默专栏命名为“十二把椅子”，就连纳博科夫都说“此书有益我的心灵”。



《他们之后的孩子》

[法]尼古拉·马修 著 龙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法国文学回归现实的扛鼎之作。从1992年到1998年，从“少年心气”到“我要活下去”；他们的少年时代刚刚结束，他们的未来已经被这全球化的时代定格。

《他们之后的孩子》讲述了法国东部洛林地区两名少年的成长，四个夏天，四个时刻，从《少年心气》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娓娓道来这个夹在城市与开发区之间的双面法国中一段段全速变化的人生。这不仅是一个青少年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好书摘读

昆明的雨

汪曾祺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

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它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

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中间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菌，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菌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

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

书里书外

文化自信下的跨文化交流

——谈谈《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

刘新少

“大国崛起对个人‘小我’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没有中国的崛起，没有文化自信下跨文化交流的有力推动，我的学术著作或文学作品很难在国外主流出版机构出版，更不可能获得国际同行应有的关注和足够的尊重。”3月24日，聂茂收到了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 Peter Lang 寄来两本《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的英文精装图书样书，他如此坦言道。而两天前，聂茂的长诗《英雄之歌》成功获得了2022年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立项，又将译成蒙古文在国外出版。

聂茂是知名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现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东莞理工学院“杰出人才”岗位特聘教授，曾连续8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20多篇（首）作品，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全国报纸副刊金奖和《人民文学》散文大奖。1999年出国留学，2003年取得博士学位，2004年被中南大学引进，同年由助教直接晋升为教学、学科带头人。聂茂的散文名篇《九重水稻》《保卫水稻》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而他为湖南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唐樱的长篇评论也

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在国外出版。近年来，聂茂在教学之余，学术、创作两不误，都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

《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一书作为“中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专著文库”首批入选图书，201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当年11月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这也是中南大学首次在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上取得的突破。随后，该书由著名翻译家、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陆薇教授及其团队历时两年多时间翻译成英文得以出版。

该书主要内容是：全面聚焦并深入分析中国70后作家群、特别是文学湘军五位青年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对这个“夹缝中的一代”的书写特性、叙事规律和艺术建构进行多维阐释，充分展示转型时期中国传统价值、文化观念和道德秩序摇摇欲坠所带来的社会阵痛和时代巨变给70后作家造成的强烈冲击与心灵震撼，探讨了70后代表作家的精神命运与漂泊之苦的思想根源，阐释了70后作家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之多重困境下的心灵成长史，夯实了中国经验之世界表达的学